

# 氣和超常現象問題

Yasuo Yuasa

## 一、導言

錢學森教授和陳信（音譯）教授，都是氣功研究方面令人尊敬的領袖，他們最近發表了一些看法：

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認可了1987年5月3日中國人體科學協會的成立。自從1979年四川省發現一名叫唐雨（音譯）的男孩擁有“用耳朵閱讀”的能力已經有八年之久了。這段時期，充滿了障礙和彎路，對於我們那些參加組建這個專心於人體科學的協會的人來說真的是很困難。

“用耳朵閱讀”的能力在超心理學上指一種psi能力。在中國，它被稱為“特異功能”（非凡的能力）。四川省的那個例

---

原載：Yasuo Yuasa, *The Body, Self-Cultivation, and Ki-energy*, trans., S. Nagatomo and M. S. Hull,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1993. 節譯 pp.149-174. 感謝原作者與出版社同意節譯和發表。

《中外醫學哲學》III：3（2001年9月）：頁21-44。

子是 1979 年三月發現的。第二年在上海，舉行了一次主題為“對生命科學中神秘事物的質疑”的座談會，其目的是為了“科學地討論人體的特異功能”。何重寅（音譯）先生致會議開幕詞，報告了當時的情況。起初報告發現了十多例特異功能的例子，但是後來這個數字比開始的翻了好幾番。報告逐漸從十幾個省蜂擁而來，例如四川省，安徽省，河北省，湖南省，廣西省，廣東省，寧夏自治區，青海省，江蘇省，浙江省，內蒙古自治區，黑龍江省，以及北京市。大多數那些有特異功能的人都是從八歲到十五歲的學齡兒童。雖然分布的高峰位於十二歲到十三歲之間，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成年人的例子。例如，黑龍江省發現的一位名叫穆豐琴（音譯）的婦女，就是二十五歲。由這些地區中各自的研究中心進行的預備性調查都支持特異功能確實存在。例如，通過蒙上眼睛的受試者在漆黑的屋子裏讀出了封好的信封裏的內容這樣的實驗，獲得了肯定的結果。在初步檢查之後，那些他們各自所在的省、縣和市的科學委員會，新聞界，出版界的工作者——加上各個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員——組成了一個挑選委員會，並選擇了十四例持特異功能的人（psychics）。這十四例 psychics，由他們的家人陪伴，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三天討論和實驗。這次會議有兩百多名來自科學界，醫學界和教育界的人參加。我總結了何先生在這次討論會上報告的主要內容如下：

1. 大部分例子中，辨認文字的身體的部分包括耳朵，腋窩下和指尖。但是在一些學齡兒童中，頭頂，膝蓋，後背，腳底和臀部也被用來辨認。
2. 這種能力不僅能夠辨認正常狀態下放置的文字，圖形，和色彩，而且褶皺狀態下也能辨認。
3. 當這些圖畫被放置於塑料容器，鐵製容器，和鋁製容器中時，獲得了相同的結果。
4. 雖然起初的辨認需要一段時間，但在此之後則進行得相

當快。似乎必須給一個刺激以激活這種能力。

5. 在檢視許多案例之後，發現在辨認的速度與其正確率之間有直接的相關關係。當辨認速度較快時，正確性也較高。儘管極快的辨認可以獲得滿分，當受試者辨認有困難時，失敗的可能性就會增高，並且在某些例子中，受試者確實失敗了。

6. 關於受試者如何辨認這些文字和圖形，學齡兒童總體上給出了一個正確的回應。色彩和圖形是在大腦的前部和側部辨認的，就像他們那兒植入了一個電視屏幕一樣。

7. 與眼睛的視覺相比，這種特異功能在功能上是較弱的和模糊的，但是它的作用可以通過訓練變得更敏銳：那些起初不能辨認封好的信封裏的內容的人學會了去辨認，並且那些總體上在辨認上花過較長時間的人，學會得更快。有這樣的例子，那些不能辨認塑料容器裏的內容的人經過訓練學會了這樣做。

8. 現在，學齡兒童中有一小部分人擁有這種特異功能，並且這個數字在成年人中逐步減少。然而，北京大學的一個研究組反覆訓練了二十到三十名學齡兒童，所有這些孩子變得都能夠用指尖認字了。根據這個案例研究判斷，似乎這種特異功能有某種普遍性。

9. 在那些擁有這種特異功能的人中辨認的方式各不相同。一些人通過接觸來證明他們的能力，而其他人不需要。還有一些人能夠感覺到他們腋窩下的文字和圖形。

10. 這種特異功能與人的身體狀況和精神狀態密切相關。總體上說，當受試者身體健康並且他或她的精神集中，有活力，和受鼓舞的，辨認速度就較快，反之處於相反的狀況時，速度較慢，並且在某些例子中，不可能辨認。

這兒有一個簡短的評論。像早先提過的那樣，這種特異功能在學齡兒童之外也被發現，這一點很有意思。用精神分析學的術語來說，這是因為在嬰兒期和兒童期智力能力尚未發育，通過潛意識的接受能力與通過智力能力的相比相對要強。這就

是為什麼弗洛伊德和榮格對嬰兒和原始人的心理學感興趣的原因。當自我意識，特別是理智能力發育後，潛意識的能力就趨向被抑制並且從而被放棄，幾乎不起作用了。

## 二、爭論的問題

何先生和他的同事向各個學科散發了上面實驗的結果。他報告說，“它一出版，我們就受到來自當代科學技術陣營的強烈挑戰。”這種拒絕的反應似乎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樣的。我計劃在後面再涉及這個問題。下面的觀點是來自中國的，他們採納了關於所有的贊成和反對的理由都應該不帶偏見地被徹底討論的決議：

- 信息是由身體的一部分（例如，耳垂和腋窩下）接受的，不依賴於眼睛，並在大腦辨認，不管它是一個文字，一幅圖形，還是一個物體。這些部分是如何能夠接收信號的？這種接收是被動地進行的，抑或從人體的這些部分有一個主動的發射，然後它的反射被接收？或者它是二者的相互作用？這個信號是如何發射的？它是不是一種電磁波？如果是這樣，它用的是什麼頻率？電磁波是如何穿越如紙張，塑料，玻璃，和金屬屏障的？

- 信號處理和傳導機制。人體的一部分在接收信號後，不能傳導這個信號，除非它經過適當的處理被導向適當的環路。一個電視機通過複雜的電路接收信號以從這個信號重現出圖形，但是由血和肉組成的人體怎麼能接收並傳導信號呢？人體機能中潛在的超常能力這樣發揮作用，即在信號被處理之後清楚地記住這個圖形。然而，由於當代技術不能解釋這種機制，這個謎還不能解開。這是許多人不相信超常能力的原因。

- 用來辨認的身體的部分。那些擁有超常能力的學齡兒童

一致說用來辨認圖形和色彩的部分要麼在前額，要麼在大腦。但是為什麼這些特殊的部分被賦予這種能力？

- 人為的誘導。武漢市的謝朝暉（音譯）在他父母的指導和訓練下變得能夠演示這種能力。北京大學陳守良（音譯）研究組成功地在十多個住在附近的孩子身上誘導出這種能力。這些例子不僅有助於驅散與超常能力相伴的神秘感，而且有助於證明這種能力廣泛地，儘管是潛在地，存在於人群中。這究竟是一種退化能力的回歸，還是一種進化呢？而且，如果我們能夠人為地誘導這種能力，我們怎樣能使之為人類所利用呢？

- 遠距離的透視和接收。這種現象可解釋如下。這種信號與某種特定的電磁波相關。它類似於一種無線電波，並且很有可能要不是一種微波就是一種超超短波。如果是這樣，身體除了文字和圖形的信號之外，可能能夠接收不同種類的信號。

何先生總結了超常研究的學術意義和它的未來潛能如下。今天，世界上有許多的科學家承認超常現象，並且那些對這個研究感興趣的人預計它將成為生物學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對於 psi 能力的調查對於生命科學的未來將會有重要的牽連。

- psi 能力的發現提示人體擁有一種特定的電磁感覺系統，儘管它的存在還必須要由未來的科學研究證實。儘管如此，擁有特異功能的人的發現對於人體的生命科學研究來說，打開了一個突破點。

- 對於這個自然現象的研究將會對基礎科學的某些方面產生巨大的影響。在生物學領域，它將推動對於生命現象的研究，並且它將通過把問題從生物學領域帶入物理學領域，把物理學和生命科學聯繫起來。因此，預計通過這些基礎科學，如生物學，物理學，和生物物理學之間的合作會創立出新的理論。

- 與技術的合作。當我們開始將 psi 研究與技術相聯繫時，將會有利於新技術的發展。例如，物理學和工程學的技術

研究可從psi研究上獲得建議，這將有利於產生電子裝置和雷達的新技術。

4. psi研究將對醫學領域產生巨大的影響。它不僅會增加我們對於人類生命現象的知識，而且有助於將電磁波和信息傳遞的思想介紹到醫學科學中來。這有可能將改變當代醫學科學的整體面貌。從當代觀點對其進行研究將會實在地闡明中醫有關經絡，氣血，和內臟虛實的傳統理論。這種研究能夠推進東方和西方醫學科學的統一，它不僅有助於中醫學的現代化，而且有助於提高當代科學的水平。

5. psi能力本身承諾有許多重要的實際應用。如果一個盲人成功地誘導出psi能力，他或她將學會辨認文字和圖形。此外，通過使用某種特定的信號，使得大腦在學習的前後關係中記住事情可能是可行的。而且，將psi能力用於其他特殊領域也是可能的。

6. psi研究的深入將為諸如夢，幻覺，時間和空間感，和預言等其他特殊現象的研究開闢道路。

上面所述的是對何先生報告的一個粗略總結。最後，何先生作了如下的觀察。古人用神鬼的力量來解釋任何不能理解的事情。我們認為這些解釋都是迷信，這一點沒有人會反對。然而，將我們理解不了的事情都一律作為“迷信”對待，這絕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甚而，我們可以認為這樣一種態度本身也是“迷信”。psi能力本身並不是不科學的，說當代科學尚未達到能夠理解它的層次更為合適。如果一個人認為這些現象不可能發生，那麼對他或她來說就很難想象這些現象了。然而，科學的發展就是在研究進展的同時形成理論，而只有新的發現和發明也就是新的實踐經驗才能取代早先被認為是常識的東西。當我們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原則時，應該尊重事實。

下面這三點在何先生的報告中值得注意。首先，超常研究

是從生命科學的立場開始着手的，同時指出了物理學合作的必要性。迄今為止主要在西方國家開展的超心理學研究忽略了對人體和生命科學的研究，我將在後面作出解釋。其次，何先生認為超常能力的研究與東方醫學信奉的對人體的傳統看法有關。第三，何先生指出這種能力可能與心理學現象，諸如夢和幻覺有關。

當我十年前讀到何先生報告的時候，我在研究潛意識的心理學，同時還在學習東方醫學。我那時候對超常現象和超心理學研究和東方醫學是如何相關聯的還不能作出清楚的評價，儘管通過榮格關於超常現象的許多討論以及我與美國超心理學研究者們的個人通信，我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在接下來的這些年中，我專心於學習榮格心理學，東方宗教的自我修練法，以及身心醫學。我幾乎沒有特殊關注超心理學，儘管我仍在繼續收集它的信息。不過，日本和中國間的學術交流於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這段時間對於以氣為主題的氣功的新研究受到矚目。顧涵森（音譯）和其他人成功地檢測到電磁波（紅外線）是在1978年。這之後1979年跟着就是上面提到的特異功能的發現。

將我的興趣吸引到氣功研究上來的是中國研究者關於中醫學（東方醫學），氣功，和特異功能三個領域應該作為一個統一體來研究的論點。錢學森就強調這一點。問題在於怎樣將東方醫學和超心理學聯繫起來。這個事實提示，根據氣和人體的關係，東方醫學研究人體內部的氣的功能，而氣功闡明了在人體內部和外部氣能的功能。超心理學研究人體（包括它的精神／心靈）和環境的聯繫。因此，如果從氣的觀點來重新評價超心理學研究，就會可能理解人體和環境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從將心理學，生理學，和物理學三個領域一體化的立場來看，人類和世界之間的關係。這就是我的興趣被吸引到氣功研究上的原因。

提到這十年的時間，錢學森和他的合作者說，“這段時

期，充滿着障礙和迂回，確實很困難。”他們的觀點完全可以理解。這種研究時常受到知識界的批評和攻擊，尤其是在大學裏。我將把對於這個題目的討論留到後面，現在我將對中國的現狀進行描述。

圍繞特異功能的爭論在發表後引起了廣泛的反響，並且在學術圈內現在正開始熱烈的討論。引起這次爭論的是(於1988年1月24日)在北京清華大學進行的一次實驗。重慶中醫學院的氣功醫師嚴新作為受試者。嚴新先生在大約離北京兩千公里之外的廣州市，大約三十分鐘的時間裏向外發射了幾次氣。研究者測量到了置於清華大學分析中心內的 RNA 酵母分解的變化。當接受氣能的樣品與沒有接受氣能的樣品用紫外線和可見分光光度計測量時，據報告前者的紫外吸光度有下降的清楚證據。這項實驗的結果一發表，就引起了來自氣功研究者們的各種反對意見，並且一種較多的一致意見認為這種實驗應該被從研究中剔除出去。(我個人認識嚴新先生，也認識那些持贊成和反對意見的人。由於這是個棘手的問題，我認為還是避免發表意見的好。)

在這之前其他國家也發生過類似的爭論。在 60 年代剛開始的時候，當蘇聯關於超心理學研究的結果被公開時，激起了一個全球性的反應。我相信一些讀者能夠回想起那次事件。那個時候，被認為是蘇聯超心理學研究的領導者的列寧格勒的尼古拉·瓦謝列夫 (Nikolai Wassilieff) 教授，作了一個實驗來看在列寧格勒和黑海邊的薩烏斯托普市 (Sevastopol) 之間(它們之間大約相距 1700 公里) 通過心靈感應的催眠暗示是否可能。結果報告在兩百六十次努力中，一百九十次是成功的，二十七次失敗。這個實驗屏蔽了電磁波的影響，通過逐漸增加距離，最終達到了一個超遠距離。顯然，成功率沒有因為距離不同而發生任何變化。這在蘇聯引起了一場超心理學的繁榮，不過後來減退了。這部分是由於學術界的領袖，包括世界著名的

神經生理學家 A. R. Luria，向公眾發表的警告，而在這背後明顯地有政治上的考慮。當時蘇聯這些信息對公眾的開放是由於赫魯曉夫時期政治上的“解凍”引起的，但是當勃列日涅夫掌權後，蘇聯的超心理學研究重新對公眾關閉了。(公開取得信息以及外國人的調查現在已獲得許可。)我想提醒讀者注意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Luria和其他人並未否認超心理學現象的存在。更正確的說，他們的警告是針對沒有充分證據的誇大這些現象的普遍趨勢。

這個問題趨向於總體上向社會傳播，其贊成和反對的理由並不僅限於在職業研究者圈子內交流。看上去，首先檢查為什麼會在廣泛的社會階層內產生這類反應的社會和心理學條件是必要的。目前對於超心理學研究沒有一致的意見，也沒有明確的方向。因此，當分析有關此研究及其背景的贊成和反對的理由時，我將把自己限於僅陳述我的基本觀念。

### 三、對超常心理學的評估

早在 1930 年，美國 Duke 大學教授，著名心理學家 J. B. Rhine (1895 ~ 1980) 就建立了一個基金，其專門從事的課題今天被稱之為超心理學。大約 30 年前，當我只是一個年輕人的時候，有人邀請我將他的論著翻譯成日文。我與Rhine教授有過多次接觸，同時，在我的翻譯過程中，Rhine教授的合作伙伴，Virginia 大學的 J. G. Pratt 教授，也多次幫助我，使我更好的理解 Rhine 教授的論著。

Rhine 教授將他的研究領域歸納為兩方面：超常知覺(簡稱 ESP) 和超常意念力(簡稱 PK)。超常知覺是指在不依賴於常規知覺的基礎上對某種事物的洞察力，比如透視力和心靈感應等(用耳讀書的能力，就是前面所說的洞察力的一個具體

例子)。意念力是指並不依賴於常規的物理和能量的途徑而對某一物體的作用和影響。「用意念」使勺子彎曲這一廣為人知的奇怪現象就正是意念力的一種具體體現，儘管手仍然接觸了勺子，但這種力是不足以使勺子彎曲的。從古至今，這些不同形式的奇特現象已經被報道過了多次，但它們一直都沒有被作為一門學科來被正式研究過。Rhine教授的研究之所以受到了廣泛的重視，是因為它用科學的、有實驗根據的運作方法，以量化的形式，成功地證明了他的實驗結果。但是，這種廣泛的關注，並不代表他的研究工作被學術界的人士認可為一種有效的研究。更確切的說，他的研究遇到了很強的反對。美國數學和統計學協會對Rhine教授的研究方法進行了檢驗。此外，在1938年，這項研究被提交美國心理學協會的一個特別委員會審查，結果顯示，Rhine教授的實驗方法是不容置疑的。反對者認為，這些現象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它們是騙局或是偶然現象)，即使它們真的存在，也不應被列入科學研究的範圍。然而這兩種不同的反對意見從來就沒有被明確地區分開來過。

這種情況延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但是，當戰爭結束後，情況改變了。尤其是在60年代的美國，超心理學開始在學術界佔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1969年，美國科學進步協會，一個可以和美國國立科學院相提並論的組織，接納超心理學協會成為其會員。這個決定，在學術上對超心理學給予了認可，自此，這門學科在全美的各大學和研究所被廣泛的研究，同時在許多大學還開設了這門課程。現在，全美有超過50家院校開設了這樣的課程或從事該課題的研究。在西歐、東歐、中美洲、南美洲和南亞，相當數量的大學公開進行超心理學的研究。中國在這方面的參與是最近幾年的事情，但是相當許多大學和研究所已經得到了政府的批准，開始進行這方面的研究。(這也許可以和美國的情況相提並論，至少在形式上和數量上。)

在美國，已經對專業人士和普通大眾進行過多次調查，從而摸清人們是否可以接受超心理學。在某些組織對普通大眾進行民意測驗的同時，另外一些組織對大學教授們進行了調查。後一項調查的結果顯示，70%的專業研究人員持支持態度。對各不同學科的研究人員的調查結果顯示，從事人類學、藝術和教育等方面研究的人員對超心理學表現出了更大的認同，相反，從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科研人員對超心理學的認同比例較低，僅略多於百分之五十的人表示認同。社會科學家比自然科學家的反對更強。出乎人們的意料，最強反對意見來自心理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在他們中間，僅有百分之五的人對超心理學持肯定態度。此外，令人感到出乎意料的是，大學教授們對超心理學的接受比例，甚至要高於普通大眾。

英國社會科學家 H. M. Collins 和 T. J. Pinch 從一種中立的觀點上，分析了超心理學的批評者駁斥超心理學的方法，對結果進行歸納，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1) 在情感水平上的反對。(2) 通過哲學論辯術的反對。(3) 超心理學被看成是不科學的。(4) 超自然現象被看成是無意義的。(5) 超心理學研究運用欺騙性的手段，所以，它的一切都是虛假的。(6) 對超心理學家的人身攻擊。(7) 對將偶然事件和傳說事件當作證據的批評。(8) 拒絕在專業雜誌上發表此類文章。(9) 對期刊上的超心理學文章的貶低。著名的科學性雜誌，諸如《自然》(Nature) 和《科學》(Science)，拒絕接受超心理學的研究論文，但接受對其批評的文章。除了超心理學的專業雜誌外，精神病學雜誌也樂於接收超心理學方面的文章。

以上是對美國超心理學發展現狀的一個粗略的介紹。Rhine教授希望超心理學的研究能夠被學術界看成是實驗心理學的一個領域，但是他的這種願望並沒有實現。相反，如前所述，心理學家比其他學科的學者更加拒絕接受超心理學。在科學界，由某一領域的專家所做出的判定是有價值的，而且受到

廣泛的尊重。難以想象，一個醫學專家會對某一個物理學問題做出判定，同樣的，一個物理學家也不可能對醫學問題做出判定，這樣做是不可能被認為是權威的意見的。然而這種在一般的科學界被廣泛的認同的常識，卻沒有被應用於超心理學研究。對超心理學研究價值和有效性的判定，是由普通大眾或別的學科的研究人員所做出的。這種情況，自超心理學誕生之日起，一直延續至今，而且在可見的將來，並沒有改變的趨勢。因此，首先，我們要來看一看這種情形是如何產生的。這個問題似乎並不從屬於該學術領域本身，而在於社會心理學所研究的領域。

本書的作者對於超常現象從來沒有不協調的感覺。對我來講這些現象意味着如何認識人類本身，或者對人類是什麼這一問題如何回答。科學的立場將這一問題分成兩種方向。一種是否認或懷疑任何沒有科學解釋的現象。這種態度基於現代理性主義，日本的大多數知識分子可能堅持這種態度。另一種態度是將經歷的現象當作事實，即使它沒有科學的解釋。只要這些現象沒有被證實是假的，持這種態度的人就不會否認它們的可能性。Dr. Yukawa Hideki 曾經持這種態度。他顯然認為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關於原子是否存在問題上採取這樣的立場更為可取。

如果我們採取前一種現代理性主義立場的話，那麼超心理學研究就會被認為並無科學調查的價值。但這樣的話，也就沒有任何新的思想方法會出現，因為它只認可和遵從已有的理性主義和科學理論。對此我的立場是我們不妨對事實本身進行觀察而暫不對它們進行判斷。

對大多數人來說，超常現象會引起人們的本能的懷疑反應。我們應當考察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消極的反應，因為一定有其相應的心理狀態。這種反應可能與人們認為超心理學研究和神秘主義相聯繫的印象有關。雖然在此我不願對神秘主義進行

定義，但促使Rhine進行超心理學研究的動機卻是他對通靈研究的興趣。他的老師 William McDougall 在年輕時和 Freud, Jung 屬於同一學派，他們對在當時歐洲正興起的通靈研究充滿了興趣。並且他還當過通靈研究會的主席。回到美國後他成為了哈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後來又帶着Rhine一起去了Duke大學，在那裏他建立了一個超心理學研究所。從歷史聯繫來看，超心理學確實是由通靈研究產生的。

但是Rhine卻堅持超心理學和通靈研究是不同的。他放棄了證明人死後存在靈魂的課題，那曾是通靈研究的目標。所以超心理學的基本態度是只研究超常現象的機理，而對於靈魂存在的問題不做任何判斷。但是，超心理學家中對通靈問題感興趣的卻為數不少，對於支持神秘主義而又對超心理學抱有期望的人來說情形仍未改變。除去個人研究課題和每個研究者的個人觀點不論，將超心理學研究與神秘主義完全分開仍是很困難的。

那麼神秘主義和通靈研究為什麼會使人產生懷疑呢？雖然對於這類心理反應的原因尚無簡單的解釋，因為它畢竟很複雜，但是人們確實對死亡的話題存在心理抵觸，對“鬼神和靈魂的世界”的說法有本能的厭惡感。如果這是正確的，那麼這個問題的根基是很深的。只要我們堅持已被接受的學術立場，就沒有任何聰明的解決方法能夠出現。

如果我們暫時把這個問題局限在學術和學者的範圍內，這樣一個問題就會出現：“科學能夠討論死亡嗎？”我認為在原則上不能對死亡做出任何判斷。也就是說不能回答死後是否有生命這個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講，神秘主義和通靈研究不是科學的而是屬於信仰範疇。換句話說，它們的研究不能被科學認可或支持而只能建立在它們的哲學根據上。即使這些研究採用了科學的方法，但是只要科學沒有能力對它們做出判斷，它們最終只能稱得上是“準科學”。然而，雖然它們不是科學但

仍可稱為一種哲學，因為科學不是任何事情的絕對的判斷標準。在這個意義上講，通靈研究的錯誤在於採用了科學的絕對主義的立場而沒有認識到它和科學的緊密聯繫。死亡的含義不是科學能決定的問題，而是作為人類的每個個體根據倫理觀念來判斷的。

在這方面，Rhine的決定是很正確的，他在把超心理學和通靈研究分開的同時避免了死亡這個問題。換句話，他所採用的方法是將超心理學科學化必需的程序。按照Rhine的論點，我們可以指出那些沒能將超心理學和通靈研究完全分開的或者支持或者否定超心理學的那些人也不懂得這個問題的本質。但是，超心理學研究的範圍即使如此劃分，也不可能圓滿地回答超心理學研究是否能變為一種科學這一問題。

這種困境的學術原因在於現象的可重複性。以現代物理學模式發展起來的現代自然科學堅持這樣的基本要求：一種實驗產生同樣的結果。雖然它不要求產生完全相同的結果，但是結果要產生有意義的可能性。對超心理學研究來說達到這種要求很困難。例如，曾有兩個專業研究者熟知的具有明顯統計意義的實驗。一個是物理學家 H. Schmidt 利用同位素進行的關於意念力的實驗，另一個是倫敦大學的實驗物理學家 John Hasted 教授進行的彎曲金屬的實驗。但是，其他的研究者利用同樣的方法重複他們的實驗時卻得不到類似的結果。因此，超心理學研究很難變成一種科學，因為它是按照自然科學的實驗可重複性標準來評價的。無需講明的是這並不意味着超常現象不存在。但是即使這些現象確實存在，它們的研究也不能成為公認的科學體系中的一種。

## 四、對現代科學進行認識論批評的必要性

當我們回顧自 Rhine 以後的超心理學研究史，我們會發現隨着時間的流逝來自於心理學家的支持逐漸減少。然而在那些與物理學和工程學有關的人們中對它的興趣逐漸增加，例如，除了上述的 H. Schmidt 和 John Hasted，我們還可以列舉 Eugene P. Wigner (諾貝爾獎金獲得者)、Brian Josephson、David Bohm。承認他們是物理領域的少數人或者是“異端”的同時，我們可以問他們為什麼會對超心理學研究感興趣，乍看起來他們的關注似乎和心理學無關。錢學森原來是天文物理學家，在中國從事特異功能研究的人們多來自物理學和工程學領域。

物理學家們對此感興趣的一個原因可能是：從理論的觀點來講，目前物理學賴以建立的法則尚未確定，並且在材料物質領域裏還有很多神秘現象。如果存在用現有的物理法則無法解釋的現象，那麼物理學家們自然會對它們產生興趣。但是，現今對超常現象質詢的新穎之處是將心理功能作為一種解釋的根據。物理學家們以前在研究客觀現象時從不將它的範圍和心理學現象的關係考慮在內。（雖然有人在此會提到不確定性原理，它適合於測量儀器並且它並不意味着意念功能和客觀材料的狀態有着直接的關係。）或者可以說異端物理學家們的想法是基於對物質和精神之間還存在一種尚未明瞭的關係的預感。這表明自 Descartes 建立起來的二元論模式（心身二分法）已經受到質疑。這也是為什麼超心理學對科學來說是一個嚴肅的挑戰。換句話說，它要求我們重新認識現代已被人們接受的科學的基本原則。事實上這也是那些堅執於現代科學理性主義的人不能接受超心理學的一個原因。

肉體和精神的相互關係在當今的醫學科學領域中已被認為是一個事實。現代醫學認為所有的身體的現象都可歸結為物質的機制。它意味着人體可看作是肉體物質的總和。對於自人體釋放的氣能量（就像以前的氣研究中觀察到的那樣）和外圍環境的關係也可以同樣描述。

換句話說，氣能量可以認為是一種物質的功能，但不意味着氣的實質是物質（或者可以還原為物質）。對於人體內部，以及人體和環境的關係會存在一種方法學的或本體論的觀點，這種觀點超越了迄今被人們堅持的將物質和意識分開的還原主義和二元論。如果把對人體和環境（意識和物質）之間的關係的考慮當作是精神—肉體問題的延伸，就必然會對物質和精神的關係重新加以考慮。錢學森和他的同事們預言氣功研究和對特異功能的研究會產生一種科學的革命。不管他們的預言是否會變為現實，如果作為現代科學出發點的方法論立場本身被重新質疑的話，他們的希望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總之，超心理學研究的將來提出的問題不只存在於心理學和醫學領域，而且延伸到了自從科學革命以來就被現代科學堅持的基本原則。所以，雖然這個問題披着科學的外衣，但實質上具有哲學的特徵。它要求對現代科學進行認識論批評或者現代科學進行自我反省，就象 Kant 為了科學的可能性對他那個時代的科學涉及的假定進行反思一樣。

科學研究的第一個條件是正確地觀察事實並且通過描述使它們確定下來。這個條件不只是局限在科學研究，它也是其他領域如歷史學的一個必須程序。也就是說，“學者的”與“科學的”並不意味着完全相同的事情。只因為採用了實驗儀器和方法——目前科學研究的手段——這樣進行的研究也不一定是“科學的”。超心理學的研究者們採用了多種儀器和方法作為實驗科學的測量手段。這些方法對正確地觀察現象非常有效並能將它們認定為客觀事實。在這個意義上講，採用的程序是

“學者的”，但其研究還不是“科學的”。這僅僅意味着現象被正確地描述了，而沒有闡明關於這些現象為何發生的科學理論的基礎。

設立科學研究的第二個條件是關注實驗的可重複性。由於基本上缺乏這個條件，歷史研究不屬於科學範疇。至少是不屬於大家認可的實驗科學的範疇。

對超心理學來講，第一個條件，也就是事實的觀察和確定，存在爭論。例如，有人認為超常現象根本不存在，所以它們只是騙局的產物。正像前面的部分所講，通過學術爭論很難達到一個明確的、最終的立場，因為這種爭論的基礎在於社會的、心理的條件的運作，而它和學術爭論及表面上觀點的交換是大相徑庭的。

神秘主義和死亡這兩個論題具有超出科學知識的特徵，所以人們預測支持或否定超常現象存在的爭論一直會持續到將來很長一段時間。但是到目前為止這種爭論在學術觀點的範圍內毫無意義，因為這個問題是有關基於當時精神狀態的社會的集體的心理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有可能要交給將來的歷史進程。

如上所述，科學研究的第二個條件——實驗結果的可重複性——超心理學也不能足夠地滿足。因此，即使超常現象存在，它們的研究也不能通過迄今公認的“科學”所強加的條件。我支持超常現象存在的觀點，但是我懷疑對它們的研究是否能稱得上是科學。我的疑點在於超心理學的支持者和反對者爭論時均把現在公認的科學當作絕對的標準。支持者認為超常現象客觀地存在着，所以它們的研究屬於“科學”的範圍。反對者則認為——不管以什麼理由——它們的研究是“準科學的”，應該排除於“科學”之外。我懷疑科學能否當作人類所有經歷的絕對的判斷標準。在這個問題上現代科學認識方法的局限性是否值得懷疑？這就是我的立場。

本章的開始已經說過，中國的研究者們認為超常現象的機制可以通過氣研究的延伸來解決。鑑於多種形式的能量能向外發射氣因而能被探測到的事實，將它們歸結於氣-能量的效果或許能夠解釋超常現象的某些方面。但是錢學森及其同事們所發現和調查的案例包括許多不能用現存物理能量活動的假說解釋的現象，也就是說，現在基本上還不清楚超常現象的本質能否完全地解釋為是與氣能量有關的物質能量的一種產物。

我現在的想法是與氣能量有關的現象和超常現象在本質上是根本不同的。很多的個人案例中，氣功治療師同時也是通靈的人。但在這裏我指的不是這種情況。

前面我已經解釋過，氣功已被轉化到了心理學、生理學和物理學的三維空間內。以美國為中心的超心理學研究集中在精神對物質，也就是集中在心理功能和物質功能之間的直接關係上。中國的研究者們將人體看作是心理的和物理的中間體，試圖以此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的這種態度前進了一步。因為迄今採取的集中於心理和物理的相互關係的研究對於如何解釋超常現象尚無具體的線索。然而中國研究者們的心態在其根本的意義上仍堅持了科學的絕對主義，因而站到了物理的還原主義的立場上。對氣的問題爭論最重要的一點在於它涉及了精神功能（它不能歸結為物體的功能）。

考察精神功能時需要記住的是不能將“精神”的概念局限於現代學者假定的“意識”的範圍內。“精神”的範圍包括隱藏在意識進程中的無意識部分。並且，無意識功能的基本特徵是不能經過感官知覺來感受到它的存在。例如，當我們做夢時我們不能用眼睛看到它。如前所述，氣功與無意識的活動有關。所以我們要研究的就是這種能夠轉移到心理學、生理學和物理學的三維空間而又不被感官感知的能量活動。

根據為現代科學所預先設定的還原主義和精神-物質二元論（兩分法），生理現象（生理功能）和精神毫無共同之處。

生命現象和精神現象（生理功能和心理功能）都可歸結為身體內部物質的機制。與其相反，根據當代對氣的研究，包括無意識的心理功能的效果可以在生理的水平上客觀地探測到。但是，氣並不顯示自己，也不為任何感官所感知，因為它把自己包括在精神功能的範圍內。也就是說，通過實驗的和科學的手段能檢測和認知的只是在生理和心理水平上表現的客觀效果而已，人們以此來推測氣的存在。這和偵探作犯罪調查只能獲得環境證據而不能獲得肉體證據一樣。這是因為氣和心靈功能聯繫在一起，而心靈本身又不能被感官所感知。

一般來說，戰勝二元論不僅僅限於認識精神和物質的關係這一方面。至關重要的是它們存在的模式完全不同。精神本身包括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不能被感官感知。在這方面，Descartes認為精神和物質的存在方式不同並且各自有不同的特徵是絕對正確的。但是因為這個觀點他認為它們是互不相關的。我們並不接受這個觀點。然而在某一特定的有限範圍內它們是無關的。這是現代科學實際上採用的二元論——也就是精神物質二分法。我們承認現代科學的方法學的原則在特定的有限範圍內是合理的，但並不意味着由於在一定範圍內它們是互不相關的因而它們便是絕對割裂的。氣研究和超心理學研究闡明的典型案例——如果它們被認為是客觀事實——表明我們現在正面對着超越當今公認科學方法論原則的客觀事實。

## 五、超越因果關係

Jung（容格）對超心理學提出的問題是關於這方面的。從年輕時開始，他有過多種超常經歷，而且在Rhine開展研究的起始階段他就和 Rhine 有個人的接觸。所以，Jung 對 Rhine 的研究內容非常熟悉，並給予很高的評價。但是，Jung 對

超心理學研究的基本態度或由此產生的假設持批評觀點，Jung 批評的直接原因如下所述：對超常現象進行研究就必須把試驗者和受試者的心理狀態產生的影響考慮在內，但 Rhine 對此未給予足夠的重視。他自然沒有忽略心理功能產生的干擾，但他認為重要的是實驗結果能否有統計學意義這一客觀事實。他確實沒有對受試者和試驗者進行實驗時心理功能的性質加以考慮，對後者尤其如此，也沒有考慮它們可能對實驗結果產生的影響。也就是說，基本上按照常規科學對待物理現象的態度和方法，Rhine 試圖了解超常現象的存在和特徵。自 Rhine 之後的超心理學研究者們在這方面也沒有改進。

作為精神活動形式的心理功能的基本特徵是它不能一成不變地進行複製。人類的精神活動在本質上講總是歷史的，它在一定的情形下或者在某人的一生中發揮功能時，具有“一次性的”特徵。弗洛依德所發現的無意識指明了這個事實。無意識具有儲存過去發生過的記憶的特徵，所以包括意識和無意識的精神功能在本質上是歷史性的。拿破崙站在滑鐵盧戰場時的心理狀態就連他自己也不能複製出來。充其量高超的演員也只能達到近似的複製。就是說人類本身就是具有“一次性的”生命的歷史的事件。一個人存在的不可重複性是不符和現代科學的基本原則的。Jung 說與無意識有關的人的經歷具有包含一個人的所有過去和現在的歷史的特徵。（根據大爆炸理論，統治物質的規律也具有歷史的特徵，雖然1億多年作為時間單位時才會這樣。以現代科學的原則立場看，物質現象以可重複性為先決條件。與此相反，包括無意識的心理學現象具有歷史的特徵，它們總是只能大致地接近可重複性。）

Jung 對於超心理學的最根本的批評是它沒有懷疑被現代科學當作基本原則的因果關係。它簡單地預設了這種因果關係。超心理學假定一個受試者具有特異功能（用 Rhine 的術語說是 psi 能力），並假定超常現象借助這種能力發生。只要超

心理學應用原因－結果關係並且以此為基礎得出結論的話，它就不可能達到一種超越公認科學局限性的新的方法論立場。

Jung 對於超常現象的立場和上述的立場不同。他從更基本的問題開始：原則上如何將必然性和偶然性理論地分開，如何將超心理學現象和公認的科學現象相互分開。現代科學的基本原則開始於這樣的假設：所有的現象內都存在着確定的因果關係。所以，所有的巧合及例外都應當盡可能地予以排除。但是自然不承認例外和巧合嗎？用科學的方法發現的客觀的自然現象可看作受確定的因果關係控制。但是自然界中就不存在可發現的有意義的巧合和例外嗎？

Jung 的同步性假說就是關於這一點的。在這裏同步性可以定義為精神世界的一個事件和物質世界的一個事件之間的相應性和同步（也就是內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間）。例如：當一個人夢到另一個人死了，而另一個人真的死了。從科學的立場上看這只是一個巧合，科學假定所有的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必須是物質性的聯繫。但是如果世界上存在不能用科學的因果關係解釋的現象，那麼用什麼觀點來解釋它們呢？這就是 Jung 的要點。

弗洛依德認為無意識儲存着過去的經歷，這和個人的生命經歷緊密相關。與此相反，Jung 認為在個人無意識的深層是跨越個人的集體無意識領域。我們可以將這個領域稱為“宇宙的”無意識，它在時間上超越個人身體的出生，在空間中超越個體的身體而存在。它發揮功能的領域沒有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就像可感知的物質世界一樣。促使 Jung 提出這個假說的原因之一是他對超常現象特徵的考慮。普通的能量活動在物理空間中受到限制，例如，作用的衰減和距離成比例，一次活動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完成。但是超常現象不受這些限制能夠發生嗎？Jung 提出，用物理學的術語它們是否有一種“非地域性”的特徵呢？（“非地域性”的功能是指距離的限制理論上

為零。）結果，Jung 認為假定有一個這種功能可以在其中發生的超越個人無意識的領域不是不合理的。

Jung 的想法至今仍只是假說。相應地，沒有理由去延伸公認的科學理論來假設一種超常距離的能量活動是毫無理由的，就像中國科學家們所做的那樣，或者反對利用現存的物理能量來解釋超常現象的努力。這個問題仍然完全屬於將來。如果氣的研究和超心理學研究需要在思考模式上有所改變的話（用他們的話說是一種“科學的革命”），這將糾正或改變公認科學的基本原則。中國研究者們的思維方法或許會陷入理論上自我矛盾的地步。這是因為他們倡導科學轉變的同時卻堅持現今科學認可的原則。

根據Jung觀點，集體無意識的概念是“第三種術語”的區域，它介於“精神”功能（在意識的水平表達）和“物質”功能之間。同時它的規則超越了作為個體的人類精神—肉體的限制。他說人類的自我是外部世界和內部世界相接近的區域。前者指的是被因果關係統治的物質世界，後者是隱藏於意識和感官感知之外的世界。用類比來說明，我們的自我是這兩個巨大的不同球體交叉和重疊的地方。這兩個區域宛如被一道厚牆分開。同步化現象指的是發自這個潛在的範圍的能量和穿透這堵牆的一些刺激因素一起發揮功能。超常現象就是這樣一種情況。因而我們不能用統治物質現象的因果關係來解釋這些現象。換句話說，人類本身原本沒有什麼特異功能。當我們被轉移到能夠接受發自隱藏在意識之外範圍的能量的容器中時，我們就變成了受試者也就按照受試者的方式做了，於是就自然地經歷了這種例外的現象。

Carl A. Meier 是蘇黎世大學的容格派心理學家和教授，對超心理學和精神身體相關的醫學很熟悉。他主張根據同步性的觀點將一種關於精神—肉體相互關係的新看法引入現代醫學是可以理解的。當我們以現代科學承認的因果關係的原則為先

決條件的話，通過精神身體醫學的臨床研究發現的眾多事實支持這樣的觀點：在精神和身體之間或在精神和大腦之間存在着相互的因果關係。也就是說，存在着身體內部的物質功能對精神活動產生一定影響的情況，反過來也存在着精神功能對生理功能產生影響的情況。雖然這種解釋採用了將精神和身體分開的觀點，但是它和 Decartes 堅持的認為物質和精神無關的二元論不同。它是一種認為二者之間有相互關係的二元論。現代精神身體醫學和大腦生理學中的一個新潮流原則上堅持這種相互聯繫的二元論。但是根據同步性的觀點重新定義多種臨床事實同樣是可能的。同步性是發生在精神和物質（身體）之間不同區域的同時發生的關係。與精神和身體有關的疾病也可用這個立場來重新解釋。

簡而言之，假定因果關係的立場是正確的，研究個體內部精神—身體關係，研究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之間的同時發生的功能，研究人體和環境之間的超常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這些都可以在當代東方醫學、氣功和特異功能研究中找到。但這些研究只能達到近似的有效性，而無法企及當今物理科學所能達到的嚴格的因果關係和重複性。這是因為在能為感官所發現的因果聯繫的根基處，潛伏着同步的機制。因果關係的原則和同步性的機制相互重疊但互不相容。

熟悉哲學史的人們會注意到 Jung 描繪的世界景象和 Spinoza、Leibniz 的哲學很相似。Jung 認為在意識和感官感受到的因果關係之後潛在著集體的無意識，它超越了個體身體和精神的限制，並且受制於同步的機制中。Spinoza 認為，精神和物質的兩個原則的關係與能產生的自然界（*natura naturans*）和被產生的自然界（*natura naturata*）之間的關係是面面相對的。他把這種關係賦予“上帝就是自然”的特徵（Deus Sive, Natura）。他所說的“上帝”不是超越自然的上帝，而是一種泛神論的、內在於自然界中的力量。Leibniz 進

一步將這兩個不同體系之間的聯繫機制哲學化，主張在諸多“無窗的單子”之間有一前定的和諧。Jung 說 Leibniz 的概念和他所描繪的世界景象是最接近的，那個世界裏因果關係和同步性是分層次的。自然界中所有的東西都是“無窗的單子”，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人類。作為有身體的個體存在的人類，受着基於因果關係的客觀自然規律的統治。作為意識的精神沒有裝備能將自身和外部世界相聯繫的窗口。但是我們把存在於意識下面的巨大的、不為人知的區域考慮在內時，人們就會發現其中存在着一個前定的和諧在其中，單子之間是相互連接的。這和 Jung 的同步性原則相符合。

〔呂英謙 趙亮 山松譯〕